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
后期资助课题成果文库

自然的解放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

Ziran De Jiefang
Shengtaixue Makesizhuyi Yanjiu

侯子峰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
后期资助课题成果文库

自然的解放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

Ziran De Jiefang
Shengtaixue Makesizhuyi Yanjiu

侯子峰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自然的解放：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 / 侯子峰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3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后期资助课题成果文库)

ISBN 978-7-5203-2089-4

I. ①自… II. ①侯… III. ①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研究 IV. ①A811.69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33288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宫京蕾
责任校对 秦 婵
责任印制 李寡寡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8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2.5
插 页 2
字 数 206 千字
定 价 5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导论	(1)
一 选题缘起	(1)
二 研究综述及问题	(8)
三 研究思路及研究方法	(20)
第一章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生成	(23)
第一节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形成的社会历史背景	(23)
一 国际性生态危机的出现	(24)
二 西方的绿色政党运动	(27)
三 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弊端	(30)
第二节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渊源	(33)
一 马克思主义关于人和自然的论述	(33)
二 法兰克福学派对工具理性的批判	(40)
三 生态科学的理论成果	(49)
第三节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历程	(53)
一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形成	(53)
二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55)
三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成熟	(56)
第二章 控制自然的观念、制度与生态危机	(59)
第一节 控制自然的观念批判	(60)
一 合理的控制观：“控制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	(61)
二 “控制”观辨正：支配不等同于破坏	(68)
三 有意识的控制：基于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	(72)

第二节 控制自然的制度批判	(76)
一 对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生产方式的批判	(76)
二 不平衡的、联合的发展与污染	(81)
三 对生态改良主义的批判	(86)
第三章 自然的解放及其途径	(92)
第一节 生态道德建设	(94)
一 “土地伦理”与弱人类中心主义	(94)
二 在劳动中寻求幸福：劳动闲暇一元论	(98)
第二节 生态哲学建设	(101)
一 生态学维度的唯物主义与辩证法：自然唯物主义	(101)
二 生态学维度的历史唯物主义：自然、文化与历史唯物主义	(104)
第三节 生态社会主义社会构想	(107)
一 生态经济建设：面向需要的生产和“稳态经济”	(108)
二 生态政治建设：社会正义与基层民主	(115)
第四章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比较研究	(120)
第一节 人与自然之间关系认识的比较	(121)
一 对象性与对象化：如何看待人的控制与自然的解放	(121)
二 续论：主体思维与主体存在的辩证法	(126)
三 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解放的哲学方法论探析	(132)
第二节 社会制度与生态危机	(139)
一 资本主义制度的控制与生态危机的关系探讨	(139)
二 自然的解放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关联	(148)
三 解放的完成：生态社会主义理论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现实可能性比较	(151)
第五章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生态文明建设	(154)
第一节 不同社会制度下对生态问题的共同关切	(154)
一 人的生存、发展与生态危机	(155)
二 马克思主义与生态危机	(163)
第二节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	(166)
一 坚持生态文明建设与社会主义制度相结合	(167)

二 反思现代性观念，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170)
三 建构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学	(172)
四 培养大众人与自然和谐共荣的生态伦理	(175)
结束语	(181)
参考文献	(187)
后记	(195)

导 论

一 选题缘起

20 世纪以来，世界经济社会得到新的发展，无论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还是精神文明都取得显著的进步。单就西方而论，人们的生存、生活状况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但就整个世界观之，人们在根据自己的需要极力改造世界、创造世界的同时，自然环境遭受到前所未有的破坏。正如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的研究所指明的那样：“当本世纪开始时，无论人类数量还是技术都没有力量急剧地改变地球上的各个系统。但在本世纪终结时，不仅大量增加的人口及其活动已具有了这种力量，而且许多非故意的但是重要的变化正发生在大气、土壤、水体和动植物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中。变化的速度正在超越各个科学学科的能力和我們当前进行评价和建议的能力，它正在使那些在一个和以往不同的更为分割的世界上出现的各种政治和经济组织适应和对付这种变化的各种企图陷于破产；它使许多正寻找办法把这些事情纳入政治议程的人深深地忧虑。”^① 事实正是如此。虽然人们逐渐意识到自己的实践活动不当会对自然产生破坏作用，并作了相关改进，但是生态环境恶化状况不仅没有得到有效缓解，而且还日趋严峻。根据世界自然基金会发布的报告显示，自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以来，人们开始过度消费地球，目前人类对资源的需求得一个半地球才能满足^②。

① 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著，王之佳、柯金良译：《我们共同的未来》，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26 页。

② 参见世界自然基金会、中国科学院合编的《中国生态足迹报告 2010》第 4 页：“2007 年全球人均生态足迹是 2.7 全球公顷，而同期的人均生物承载力为 1.8 全球公顷，对生物承载力的需求超过当年供给的 50%。”

地球是人类共同的家园。全球变暖、臭氧层破坏、热带雨林消失、水资源短缺与不足、海平面上升等环境危机在危害到其他物种生存的同时,也直接危害到人类自身利益与安全。有关研究表明,由于地球资源的有限性,目前人类不断追求的获得物质财富的生产、生活方式是不可持续的。环境危机是一个标志,它要求人们必须重新审视自身存在价值、需要满足的合理性、生存方式等问题,才不至于在追求幸福的道路上走向毁灭。国际非正式组织罗马俱乐部在《增长的极限——罗马俱乐部关于人类困境的报告》一书末尾的言语发人深省:“人必须探究他们自己——他们的目标和价值——就像他们力求改变这个世界一样……问题的关键不仅在于人类是否会生存,更重要问题在于人类能否避免在陷入毫无价值的状态中生存。”^① 笔者以为,现在环境保护问题已不仅仅是个生态学问题,还是一个关于人的行为方式、生存方式的社会问题,一个涉及人类需要及其满足的价值哲学问题。

在研究自然生态环境的种种西方绿色理论中,生态学马克思主义^②是值得注意的一支。西方绿色运动中含有“浅绿”(shallow green)和“深绿”(deep green)两个重要派别。其中,“浅绿”派重在于资本主义体制内通过技术升级和体制改良来解决生态问题,而“深绿”派则认为具体的体制改良和技术进步是不够的,必须改变人们根本的价值观和社会结构,才能实现自然环保的胜利。比较而言,“浅绿”派表现出技术乐观主义,代表性口号是“宇宙殖民”;“深绿”派则体现出技术悲观主义,代表性口号是“回到自然中”。前者可以认为是传统人类统治自然观念的人类中心主义,后者则表现为生态中心主义。^③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浅绿”派和“深绿”派都有显著不同。较为明显的是,在现实生态问题根

① [美] 丹尼斯·米都斯:《增长的极限——罗马俱乐部关于人类困境的报告》,李宝恒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52—153页。

②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Ecological Marxism)一词为王谨教授在1986年首次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介绍到中国时的译法,是目前学界最广泛使用的译法。“生态马克思主义”是段忠桥教授在2005年《中国社会科学》第5期介绍西方理论时对Ecological Marxism的译法,这种译法现在影响也很大。

③ 关于“浅绿”和“深绿”的详细探讨,参见刘仁胜所著的《生态马克思主义概论》(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版)一书第17—19页。或者参见雷毅所著的《深层生态学思想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1—34页。

本解决途径上,它承认加强环保技术研发对于改善环境是有益的,但又同时指出,起决定性作用的不是技术进步而是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它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本性,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与环境保护根本对立的,因此必须改变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建立“生态社会主义^①”制度。在思想观念上,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典型的“人类中心主义”视域下考察环境危机的理论,它认为人类“控制自然”有其现实的合理性与必然性。控制自然并不等于破坏自然,关键是要树立正确的生态伦理观,在自然规律之下根据人类的实际需要审慎地去改造自然。可见,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既不属于浅绿派,也不属于深绿派,而是绿色学说的另外代表性一派。理解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论域及其主张,必须要和其他绿色学说对照起来,才能深谙其意蕴。

虽然无法认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全部观点,但笔者认为,比起其他绿色学说来,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至少有如下独特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从理论上,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学理论和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理论,驳斥了一些西方学者所谓的马克思主义是“人类中心主义”、不尊重自然的说法。更难能可贵的是,它在对马克思主义相关思想的研究基础上,挖掘出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学理论。该理论较全面地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生态思想,确证马克思主义的生态观对于我们改善环境所起的重要作用^②。同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丰富了对资本主义的社会批判理论。它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具有反生态的本性,这是和环境保护格格不入的;资本主义社会不仅存在着经济危机,还存在着生态危机。这既有利于我们开展对资本主义社会及其制度的批判,又有利于我们坚持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去开展生态文明建设。

从现实上看,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于我们构建生态文明社会亦多有启发。一、它启示我们,生态问题的解决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为建设生态文明社会,与时俱进地建构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是必要的。

① 生态社会主义(Ecological Socialism):西方社会中追求社会公平、公正,致力于绿色环保的理论学说。为了避免混淆,笔者把作为学说的“生态社会主义”称为“生态社会主义理论”,把作为一种理想社会构想的“生态社会主义”称为“生态社会主义社会”。

② 代表性著作有[美]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的《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和[美]詹姆斯·奥康纳的《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

二、要反思现代性观念，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使物质文明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较好地结合起来。三、要唤醒人们的生态觉悟，培养大众人与自然和谐共荣的生态伦理，使自然不仅是满足我们需要的对象，还是人们安居乐业的美好乐园。

一直以来，有关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重在译介和归纳，这样做无疑是必要的。时至今日，由于各种原因，一些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代表著作还没有被翻译为中文。这对于不熟悉外文的学者来说，无疑带来研究上的很大不便。但笔者以为，我们还需要采用新的理论视角分析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整个内在脉络，分析它更深处的哲学根基，并对照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本，深入揭示其功绩与不足，最后找出它对现代化建设的借鉴意义。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开拓我国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的研究论域，丰富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的思想，在理论重构或重建的基础上，开展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和其他西方绿色理论的对话，为人类的生态文明建设作出积极的贡献。

关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如何分析生态成因的，这种分析的意义与不足，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哪些地方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哪些地方偏离了科学社会主义，它对于我国现代化建设有何借鉴意义等命题，学界有一些研究。但笔者关心的是：为什么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会是现在这个样子而不是别的样子，它在哪些地方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哪些地方尚未达到马克思主义的高度，这种差异的根本原因在哪里，马克思的自然观有无涉及更深层次的哲学问题等命题。笔者在研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时通篇抓住自然的“解放”这个线索来进行，这种思路是经过一番细致考虑的，旨在能为分析清楚这些问题提供一个可供参考的视角。

下面简要阐释一下本书中“控制”和“解放”这两个基本词汇的含义。

关于“控制”一词，在英文中有多个单词予以表示。表示动词状态的有“control”“dominate”“govern”“rule”“command”“manipulate”等。前两个词汇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中运用最广。从使用上看，这些词语在表达“掌控、控制或统治”的意义上是相同的。从细微差别来看，“control”还有“统制”“管制”“管辖”以及“检验”“核对”之意。“dominate”有三个词意，除“控制”之意外，另有“处于支配地位”和“高出于、俯视”之意。“govern”强调由上到下的统治，多用于政府的管

理与控制。“rule”在表示“控制”的意思外还有“统治、管辖”“裁决、裁定”及“起支配作用、占上风”等意。“command”常指带有命令式的掌控。“manipulate”有时也会使用，词义有“操作、操纵”和“（巧妙地利用权势或不正当手段）操纵、控制、利用”。由于这个词常含贬义，在表达“控制”自然之意时，此词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使用较少。名词“控制”的常见英文词汇有“domination”“mastery”“control”等。这里的“mastery”除了“控制、统治”之意外，还有“精通、熟练”之意，其常见搭配是 mastery of。“control”更倾向于掌控与管理的能力，习惯性搭配有 in control（掌控），out of control（失去控制），under control（在控制之中）等。该词的含义有很多，如“控制、支配”“管制、管制措施”“控制室、控制（或操纵）装置”“检查、核对”“熟练技巧”等。^①关于“控制自然”的常见表达有“mastery over nature”“manipulate nature”“domination of nature”，其中“domination of nature”是目前最通行的用法，威廉·莱斯的《自然的控制》一书就写为 *Domination of Nature*。与“控制自然”相近的说法，还有“利用自然”（英文对应为“exploiting nature”）。

在汉语中，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控制”一词有两个含义：一是“掌控住不使任意活动或越出范围”，短语搭配如自动控制、控制数字等；二是“使处于自己的占有、管理或影响之下”，例句如“殖民地的经济为宗主国所控制”或“102高地已完全控制在我军手中”或“制高点的火力控制了整片开阔地”等^②。可以看到，这个词的所有意项和英文中的“control”和“dominate”最为接近和对应，即都有“掌控、管理”的含义，不含褒贬，不指涉明显的上下级关系。

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马尔库塞对“控制”尤其是“自然的控制”进行过区分：“压迫的控制”和“解放的控制”。他认为，后者的“控制”对人类是有益的，它“导致不幸、暴力和残酷行为的减少”，对自然也不构成损害。根据这种看法，人类改造自然使之符合人类意识蓝图，有利于人的解放。“一切欢乐和幸福都导源于超越自然的能力——在超越之中对自然的控制本身服从于生存的解放与和平。……凭借理性的认知能力和改

① 以上英文释义参照《现代英汉词典》，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2年版。

② 《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723页。

造能力，文明创造了种种使自然摆脱它自己的兽性、不足和蒙昧的手段。”^① 因为文明驱除了自然不利于人们生存的方面，也就是说，使人们不惧自然的兽性与暴力，这样也就有利于人类的解放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所认同和支持的控制自然正是对人类有益的、有助于人的生存和发展的“解放的控制”。

“控制自然”在马克思主义语境中一般表述为“支配自然”或“统治自然”。我们首先要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在什么语境下来讨论人类支配（或统治）自然的提法。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如果仔细看一下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就会明了清楚。恩格斯是在“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一部分中加以分析或论述人类支配自然的。正是通过生产劳动，人实现了自己的历史性转变，从“猿”这个动物转向了“人”这个特殊物种。恩格斯认为，人与动物的最大区别就在于人能够能动地改造外界，而动物只能被动地对自然做出反应，即适应自然。“动物仅仅利用外部自然界，简单地通过自身的存在在自然界中引起变化；而人则通过他所作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② 在这个语境下，“支配自然”即是指，人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去改变外部世界，即有目的地去改造世界，满足自身利益与需要。此外，人类能够运用自然规律来改造自然也体现了人优于动物之处：“我们对自然界的全部统治力量，就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事实上，我们一天天地学会更正确地理解自然规律，学会认识我们对自然界的习常过程所作的干预所引起的较近或较远的后果。”^③ 恩格斯指出，支配自然的人也要遵从自然规律，不能肆意妄为，不然会遭到自然的“报复”。

马克思强调人在进行物质生产时必须“有意识”地控制自己的行为，必须服从客观规律。如在谈到西方历史上的农业生产时他指出，耕作如果自发地进行，而不是有意识地进行控制，接踵而来的就是土地荒芜，像波斯、美索不达米亚等地以及希腊那样。恩格斯强调指出，人们要按照自然规律去改造自然，仅有主观意愿和行动是不够的，它还需要一个好的社会

① [美] 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刘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188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383 页。

③ 同上书，第 384 页。

制度及其生产方式作为保障：“要实行这种调节，仅仅有认识还是不够的。为此需要对我们的直到目前为止的生产方式，以及同这种生产方式一起对我们的现今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① 这里所说的社会制度正是扬弃了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存在着剥削和压迫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新的社会制度，这就是人和自然同时得到解放的共产主义社会制度。

英文中的“liberation”和“emancipation”都是名词状态表示“解放”，两者的不同在于前者还有“释放”之意。两者的动词分别是 liberate 和 emancipate。

在汉语中，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解放”其意为“解除束缚，得到自由或发展”，短语搭配如解放生产力、解放思想等^②。根据中英文的释义，可知字面上的“自然的解放”应是“解除对自然的束缚，使其得到自由或发展”之意。人文领域中的“自然的解放”是形象化的说法，具体内容上，对是否任其自然发展、是否对其进行干涉学界是有争议的。比如说，生态中心主义认为应该远离自然，使自然自由发展；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则强调，自然的解放不能离开人的生存和发展抽象地予以理解，因此对自然进行适度改造也是必要的。

马尔库塞曾阐述过何谓自然的解放，他说，“自然的解放意味着重新发现它那提高生活的力量，重新发现那些感性的美的质，这些质对在无休止的竞争中浪费了的生命来说是陌生的；这些质表明了自由的新的质。”^③ 这表明：自然的解放表现为使生活呈现出欣欣向荣之态，使环境充满美感并体现出自由；使自然环境更适宜于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更有助于人的解放。在《工业社会和新左派》一书中马尔库塞还明确指出：（1）解放自然要体现人的主体性和计划性，体现出自然的解放是为了人的解放。“解放自然的思想并不以宇宙中有这样的计划或目标为前提：解放主要就是人的可能在自然中实现的计划和目的。解放要求，自然迎合这样一种活动，要求自然中拥有能支持和促进人的解放的力量，而这些力量曾经受到歪曲和压制。……将自然从这种盲目性中解脱出来，用阿多诺的话来说就是：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5页。

② 《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649页。

③ [美] 赫伯特·马尔库塞：《工业社会和新左派》，任立编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28页。

帮助自然,‘睁开它的眼睛’;‘在这个贫困的地球上,帮助它做到它也许能做到的事情。’”^① (2) 解放自然并不意味着要回到前技术时代,而是要合理地运用技术文明成果,促进人和自然的解放。自然的解放“并不是回到技术前状态,而只是推动它向前,以不同的方式利用技术文明的结果,以达到人和自然的解放,和将科学技术从为剥削服务的毁灭性滥用中解放出来。”^② 这些思想基本被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所承继。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主旨虽说是为了“自然的解放”,但是并没有对何谓“解放”尤其是何谓“自然的解放”作较多的阐述。这可能是因为马尔库塞已经对“自然的解放”内涵作过相关阐述。威廉·莱斯的观点受到其恩师马尔库塞的影响,视自然的解放为“非压制性的控制自然”。这里面含有两层意思:第一,所谓“非压制性”强调要爱护自然、保护自然;第二,之所以要“控制自然”是为了保护人类利益。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总体上是站在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上理解解放自然,解放自然并不代表人类不干涉自然,而是要在人类对正当利益的需要下去掌控自然,使之服务于人的目的和解放。

马克思主义所理解的自然的解放,是指自然能够从被剥削和利用中解脱出来,摆脱纯粹材料的地位,它是和人的解放密不可分的,两者是同一个历史过程,两者的完成统一于共产主义社会。在共产主义社会,人当然也要占有和控制自然,但是:第一,这种控制是遵从自然规律和满足人类需要的;第二,这种控制是在人们集体控制之下的;第三,人类按照全面生产的方式包括美的维度来改造自然。因此,在共产主义社会中,人和自然的关系是丰富多彩的,两者互相促进,共达繁荣。

二 研究综述及问题

(一) 研究综述

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得以形成,关于马克思主义与生态学关系的讨论也日渐兴起。其中本·阿格尔(Ben Agger)、乔尔·克沃尔(Joel Kovel)、安德烈·高兹(Andre Gorz)、丹尼斯·索伦

① [美] 赫伯特·马尔库塞:《工业社会和新左派》,任立编译,商务印书馆 1982 年版,第 133 页。

② 同上书,第 128 页。

(Dennis Soron)、泰德·本顿 (Ted Benton) 等人纷纷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生态学之间的关系出发展开对自然生态危机的探讨, 霍华德·帕森斯 (Howard Parsons)、瑞尼尔·格伦德曼 (Reiner Grundmann) 等人主要从马克思主义与生态学关系的方面进行生态学的讨论。概括地说, 上述理论只是从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反生态的批判和生态社会主义的理论创建来尝试分析和解决自然生态问题, 尚缺乏系统生态哲学思想的指导。这个问题的突破出现在 20 世纪与 21 世纪之交: 1998 年詹姆斯·奥康纳 (James O'Connor) 发表了《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 2000 年约翰·贝拉米·福斯特 (John Bellamy Foster) 发表了《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 这两部生态哲学著作的问世, 标志着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整个体系的成熟。

此外,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还研究了绿色绿党与红色绿党的区别与联系, 生态社会主义与生态女权主义的关系, 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社会主义的关联,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辩证法的关系, 深生态学与社会正义之间的关系等命题。总的来说, 国外研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的论文虽有很多, 但以自然“控制与解放”为视角进行研究的却较少。笔者从法兰克福学派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的学术见解中, 发现了一些可供参照的材料。

一般认为,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渊源是法兰克福学派, 理由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继承了该学派对工具理性的批判, 并将其作为研究自然生态问题的重要向度。法兰克福学派学说中工具理性对人和自然的控制, 深刻地影响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的研究论域。由此形成两种研究思路: 其一, 通过研究产生“控制自然”现象背后的社会根源, 出现了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技术批判、消费异化批判等, 而这一批判向度直接导致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合理性和资本主义制度合法性的质疑。阿格尔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1979) 中比较详尽地分析了自霍克海默、阿道尔诺到马尔库塞的“支配理论”, 他认为支配理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有其历史必然性。如果说法兰克福学派虽然一直坚决地批判现实社会, 但仍对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的生态合理性抱有期望的话, 那么阿格尔则与之不同, 他明确分析了资本的本性, 认为生态危机的产生与资本主义紧密相关, 甚至已取代了经济危机的形式, 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危机形式。阿格尔的这种制度批判的视角及其影响催生了后来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 他们纷纷

站出来批判资本主义反生态的本性，如高兹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生态学》（1994）、福斯特的《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2002）等。其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直接从法兰克福学派的“控制”观念入手来分析自然生态问题。威廉·莱斯（William Leiss）和格伦德曼等人不满意前人关于人类控制自然观念的理解而提出新的理论：莱斯在《自然的控制》（1972）中对控制自然观念的历史进行了系统梳理，并在分析与批判的基础上，提出应以“控制人与自然的关系”的观点来替代“控制自然”的观点。格伦德曼在《马克思主义和生态学》（1991）中坚定地维护“控制自然”的人类中心主义，认为人类掌控自然的立场没有错，关键是要在符合自然规律和人的真正需要的情形下去控制它；有意识地控制自然不仅不是导致生态问题产生的原因，而且是解决生态问题的钥匙。戴维·佩珀（David Pepper）在《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1993）一书中提出，必须对自然控制的主体、目的和方式进行区分。他认为，在生态社会主义社会中人们通过集体控制，有意识地调整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其目的是保护集体的利益；而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家通过技术对自然的控制和利用是为了保护个人利益，这是不利于自然生态的保护的。

如何突破自然的控制以求实现自然的解放，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试图从社会制度重设和价值观重建两个主要方向进行突围。社会制度重设方面有：克沃尔的《自然的敌人》（2002）、福斯特的《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2002）、奥康纳的《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1998）、马丁·莱尔（Martin Ryle）的《生态学与生态社会主义》（1988）、鲁道夫·巴赫（Rudolf Bahro）的《生态社会主义与生存》（1982），希望通过生态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来实现自然解放。价值观重构方面有：莱斯的《满足的极限》（1988）寄望于人们改变传统的消费观，重新审视自身需要和价值并加以改变来实现自然的解放。阿格尔从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中得到灵感提出劳动闲暇一元论，高兹认为人们应该减少劳动和更好地生活，福斯特赞同“土地伦理”的观点并予以宣扬等，都认为应通过适度改变人的生活态度和价值观来促使自然获得解放 [见《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1979）、《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生态学》（1994）和《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2002）]。帕金斯、福斯特、格伦德曼和保罗·伯克特（Paul Burkett）还尝试站在哲学高度来重新审视生态问题，代表作分别是《马克思恩格斯论生态学》（1977）、《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

(2000)、《马克思主义与生态学》(1991)和《马克思与自然:一种红绿观点》(1999)。

总的来说,多数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生态问题不仅仅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简单实践关系,而是涉及人对人的控制、人对自然的控制、自然的解放以及人的解放等命题的集合。他们对西方以工具理性至上、利润至上来考虑人及世界的思路表现出极大的失望,企图从马克思主义学说中寻求观念和方法上的帮助。然而,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往往站在功用的立场,从马克思主义文本中寻求某些具象描述来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不能从整个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角度去看待马克思主义,不能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分析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因此,虽然指出了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生产方式反生态的本性,但不能用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来指导工人运动,从而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荣的新社会,这使得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带有一定的乌托邦特性。

我国学界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起初研究少且零散。进入2000年之后,随着相关著作逐渐被翻译成中文,研究也逐渐增多。总体来看,学界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还多处于资料收集和评介上。准确把握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及要义,无论对于我国理论界建构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理论还是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理论参考都意义重大。随着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译介物的逐渐丰富,国内有些学者在对其进行宏观把握方面已经做了一些积极而有价值的探索。

截至2011年,关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整体性描述的专著有6部,它们皆是从博士论文演变而来。其中有4部研究的是整个流派的思想,分别为:王雨辰的《生态批判与绿色乌托邦——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①、刘仁胜的《生态马克思主义概论》^②、曾文婷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③、徐艳梅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④。这几本书分析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思想渊源、定义域、发展逻辑与历程、主要内容与派别、意义及不足等。在研究人物上,这几本书的侧重点有所差异,各有所侧

① 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② 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版。

③ 重庆出版集团、重庆出版社2008年版。

④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